艮齋雜說

遡書契而計之則六經以下皆說也然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立乎上古以指今日後有作者皆其小者矣漢唐宋俱有小說姑勿論予纂明史藝文志至說類約三百七十家其最多者陶宗儀說郛陸楫說海徐武功前四十家小說谷神子後四十家小說弇州四部說其一也其他叢譚瑣語更僕難數然或博物君子有心撰述則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騁辨于堅白同異鈎奇于山海幽深若是者僕病未能且不暇歸田數載耄及健忘酒闌夢覺偶憶生平載籍所傳賓客所話參以臆見隨筆著錄爲揮麈之一助彙而次

之得雜說若干卷大抵雅俗間出褒貶不倫洸洋悠謬可笑人也昔歐陽公作歸田錄未成而序先出神宗亟索觀之公因其中紀述有礙者刪去數十條又嫌卷帙太少乃撮取里巷委屑戲笑不急之事以足之予之此書將無同與然則曷名乎雜說吾夫子贊易有說卦傳焉有雜卦傳焉合而言之是爲雜說

康熙庚午冬至日長洲尤侗自序

艮齋雜說卷一

長洲尤侗纂

列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三易之法皆掌于周官筮竝用之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也或云箕子時安得有周易不知箕子所言伏羲之易非系于周也但二易占七八之爻不變周易占九六之爻皆變故從其變者三皇止有圖象二代止有法數文周乃著文辭若連山所稱鯀伏羽山禹娶塗山歸藏所稱羿斃十日常娥奔月之類皆劉炫之徒僞造之書也桓譚新論連山藏于蘭臺歸

藏藏于大卜然藝文志不列其目亦未可以爲據
楊升菴謂商易坤乾猶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言陽陰知死生之說不言生死知鬼神之情狀不言神鬼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不言闢闔蓋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生不窮之義故曰生生之謂易其言甚辨而無理果爾何不云陰陽之義配月日乎神鬼生死語亦有之以天道言有晝夜以地道言有山澤以人道言有男女必欲尊陰于陽則將先夜于晝升澤于山加女于男乎
左氏所引繇詞多非本文如季友之同復于父敬如君

所或疑爲二易之詞然其變爲大有之乾則周易矣他
如秦穆之十乘三去獲其雄狐其卦遇蠱晉獻之專之
渝攘公之羭則并無卦矣左氏浮夸多造游詞牽合事
應維卜亦然如敬仲之將育于姜成季之其名曰友雖
讖緯不若是明顯豈龜策所有乎○易曰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箕子洪範謀及卜筮
亦有龜從筮逆者驪姬之卜則筮從龜逆卜人曰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若晉文公與敬仲則筮龜皆從者也漢
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
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

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制曰以五行爲主然受命如嚮莫神于易矣

伏羲畫卦因而重之神農黃帝同同而已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序卦略殊卦名未嘗異也鄭氏以重卦起于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皆非以繫辭證之伏羲網罟取諸離神農耒耜取諸益黃帝堯舜衣裳取諸乾坤或以益爲重卦故斷自神農不知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已取諸夬矣且說易者不宜拘泥若此使執十三卦爲斷則五十一卦又何所取乎

易有六十四卦何取乎十三卦又何取乎九卦九卦所以治身天德也十三卦所以治天下王道也

夫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易之道莫妙于損益損之象懲忿窒欲可以養身益之象遷善改過可以養德故繫辭曰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老子曰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老易之合也

損象山澤益象風雷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

懲忿則火不上升窒欲則水不下泄水火旣濟鼎道成矣君子讀損之象得養生焉

頤象辭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朱子註之曰二者養

德養身之切務需有飲食之累訟有言語之傷聖人戒焉俗語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亦此意也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大象小象本之此也說卦傳乾爲馬以下遠取諸物也乾爲首以下近取諸身也乾爲天以下則取象無不有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變象占是也後之儒者安得執義理而遺象數乎康成注易多參天象其論互體古未曾有王伯厚撮其散見諸書者頗賁頤解今摘而存之如天火同人互體巽爲風天在上火炎上火得風而益熾猶人君在上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風行無所不徧故于野亨山澤損互體坤山

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于天子也井象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缾象兌爲口泉口也桔槔引缾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猶人君以政敎養天下也豐九三折其右肱三艮爻艮爲手互體巽巽爲進退手而便于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君能誅之故无咎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旣濟坎離又互離坎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東鄰象月出西西鄰象東鄰謂紂居東西鄰謂文王居西也離爲牛坎爲豕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奢不如儉也數者象數之中

義理存焉以此推之思過半矣

天地之道水火盡之矣易之上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乾坤無互卦坎之互卦下爲震上爲艮以中男包長男少男也離之互卦下爲巽上爲兌以中女包長女少女也天地交而水火濟水火交而男女成故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于是以少男與少女交而爲澤山之咸以長男與長女交而爲雷風之恒爲下經之始及其終也水上火下而爲既濟火上水下而爲未濟既濟坎離交也而互卦復爲離坎未濟離

坎交也而互卦復爲坎離天地之道歸于水火而男女之事畢矣故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窮極也同終字

解 蓋歸妹互卦亦爲坎離故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互卦之義莫大于此而康成未及

張掄易卦補遺曰易以初上二爻爲定體中四爻爲變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也坤與坎曰師而長子帥師之象蓋出乎震艮與坤曰謙而用涉大川之象蓋出乎坎雷在天上大壯而曰羝羊有兌存焉明入地中明夷而曰蒙難有坎存焉此卽互卦之說

也由此推之蒙之互卦爲坤震故納婦吉子克家需之互卦兌爲澤故于沙于泥而需于血則坎血卦也履之互卦爲離巽離爲目爻曰履錯然故眇能視跛能履歸妹之取象亦然巽爲風風從虎故履虎尾巽爻利武人之貞而大君則乾也豫之互卦爲坎坎爲心病故貞疾噬嗑震爲足故滅趾坎爲耳故滅耳離爲乾卦故噬乾胏噬乾肉晉之互卦艮爲鼠故如鼫鼠睽之互卦坎爲曳輿多眚故見輿曳離爲牛故其牛掣坎爲豕故見豕爲隱伏故載鬼爲弓故張弧説弧坎雨象遇雨則吉也姤之互卦爲乾乾爲龍故包有魚爲木果故以杞包瓜

漸之互卦爲離離爲大腹故婦孕不育三歲不孕巽之
互卦爲兌兌爲巫爲口舌故用史巫紛若此皆互卦之
明白易曉者大抵正卦之象多互卦之象少億則偶中
泥之則鑿矣

尚象固矣而筮必尚變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宋都絜有
易變體十六卷謂某卦之某卦爲變體如蔡墨言潛龍
勿用不曰乾初九而曰乾之姤言龍戰于野不曰坤上
六而曰坤之剝此謂變體自乾之姤至未濟之解以意
演之爻爲一篇凡三百八十四篇惜乎未見其書今以
春秋攷之陳矦使周史筮敬仲遇觀之否曰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其身在其子孫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在異國乎謂否變為觀是去塞而就通故亡于陳與于齊以有命利用賓也辛廖筮畢萬遇屯之比曰屯固比入吉孰大焉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公侯之卦也乎謂比之象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初變為屯爻曰利建侯此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孔成子之筮立衛元也其占亦同晉文公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享于天子戰克而王享吉

孰大焉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墟其繇與本文稍異然睽之上曰匪寇婚媾而歸妹之上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此吉之變也崔武子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

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于觀大過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皆非耦也今變而困妻其可得見乎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二爲公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

山也火焚山山敗于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其名曰牛觀此數占蓋奇驗矣或有不驗者則其人非也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爲澤雷而曰艮之隨未詳）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效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南蒯之將叛也筮之得坤之比曰

黃裳元吉以爲大吉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信斯言也辨吉凶者尤存乎其人哉小過二陽在內四陰在外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在外陰過而小陽過而大大過棟象巽爲木而爲枯楊又遇兌爲毀折能無橈乎變而爲困則困于石據于蒺藜棟之

不存宮將奚入老婦女妻皆不可得見矣小過有飛鳥之象焉初爲飛鳥而上爲飛鳥離之變而爲旅則鳥焚其巢矣火在天下則先號咷而後笑火在山上則先笑後號咷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山上有火則草木焦鳥獸散故鳥焚其巢喪牛于易旅人亦遭焚如出涕沱若能無凶乎過無大小皆當謹其變焉夫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不言小過者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夫子以之若夫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過之小者君子不免故曰苟有過人必知之也蘧伯玉之寡過顏子之不貳過子路之喜聞過夫子有取焉可過于小

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大過也
人之一身備于咸艮二卦咸之初曰咸其拇二曰咸其腓三曰咸其股五曰咸其脢上曰咸其輔頰舌而四獨曰朋從爾思心之官則思言思不言心者咸感也去心從咸以無心爲義而憧憧往來猶未離乎感也變而爲蹇則往蹇來連豈非感之爲害乎艮之初曰艮其趾二曰艮其腓三曰艮其限四曰艮其身五曰艮其輔而上獨曰敦艮艮其背也敦言厚人之身莫厚于背故曰以厚終也變而爲謙則君子有終矣咸之心以虛爲主故曰虛受人艮之背以止爲歸故曰止其所也然咸曰朋

從爾思而艮曰思不出其位則艮之心愈于咸矣

楊氏云易者守宮之名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豨神之名犀形獨角知幾知祥彖者取其幾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見生象按其圖以想其形故曰象者像也孔穎達曰卦者挂也懸物之杙也本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爻取于旁通卦取于懸有大小也雖聖人制器尚象不應穿鑿至此殆于王安石字說矣

或問程子易重幾何曰易重一斤以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銖也然則詩三百篇書五十八篇亦有斤兩可秤乎此非程子之言後人戲之耳

坎爲月爲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爲盜象楊用敘曰月爲盜則天是竊主星辰皆掏摸矣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畢星西方宿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或聞之笑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二語雖謔亦可爲老頭巾下一針也

詩以風雅頌爲四始而吾于十五國風竊有疑焉周南名南爲周公名公之詩當文王時燕魯未封故以南名之邶鄘衛本三監之地并封于康叔非三國也王者何

乎王也春秋王人雖微必序諸侯之上左傳周鄭交質稱爲二國君子非之今以王列于十五國而又在邶鄘衞之後其謂之何若云王道衰微雅降爲風則豳風王業之始宜與生民篤公劉並稱何爲居十五國之末耶叔虞封于唐子燮改爲晉侯今蟋蟀刺僖公椒聊刺昭公無衣刺武公葛生刺獻公而不名爲晉風僭濫于鄭曹亡于宋猶備小國之數春秋時若宋若杞若蔡若許若虞虢滕薛邾莒之屬與于盟會寧無一篇足錄何孔子刪詩如是其乖剌耶以臆度之孔子修春秋者魯之春秋孔子刪詩者魯之樂章也徵之季札聘魯請觀于

周樂使工歌周南名南次邶鄘衛次王次鄭次齊次豳次秦次魏次唐次陳自檜以下無譏焉合之十五國風一如其數惟次豳于齊次魏于秦先後略有參差其云自檜以下疑尚有餘風不止一曹也孔子刪詩亦因魯之舊而已夫詩與樂合而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言雅頌而不言風豈風之所尚有未得者耶姑存臆見以俟來哲

關雎爲風之始而漢詔云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鹿鳴爲雅之始而史記云仁義凌遲鹿鳴刺焉關雎文王之詩也而齊魯韓三家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漢書云康王一

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不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已先爲註脚矣鹿鳴若爲刺世則鄉飲酒禮燕禮何取鼓瑟而歌鹿鳴乎聖人删詩又豈以政衰刺世之作冠于風雅之首乎

劉炫僞易張霸僞書人皆知之夫子以易授商瞿而子夏乃有易傳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或云子弓或云張弧或云杜子夏之誤其十八占稱天子爲縣官則爲漢人僞撰明矣夫子許賜也商也可與言詩故有子貢詩傳子夏詩序二書竝不稱于漢人詩傳之僞不必辨昌黎之辨詩序非子夏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

私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論者或以爲毛萇或以爲衞宏然其解題多合有可釋而從者朱子既斥其僞惡舉而反之如木瓜爲美齊桓采葛爲懼讒子衿爲刺學校廢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俱指爲淫奔之詞不幾矯枉過正乎

子曰鄭聲淫未嘗曰鄭詩淫也朱子止因誤認此語夫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卽詩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

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此六詩者皆朱子所斥爲淫奔之詞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

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

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指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吾不知朱子聞之以爲何如也

詩序之不可訓者大雅小雅變風變雅之說是也大雅小雅猶大樂小樂律之大呂小呂也如謂政有小大豈常武之征伐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大于鹿鳴乎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鹿鳴文王以下爲正雅六月民勞以下爲變雅豈淇澳緇衣爲樛木甘棠之變江漢常武爲彤弓棫樸之變乎說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然十五國風始于周南召南終于豳如以王風爲

降則南與豳亦降乎以王降而風則魯升而頌乎孔疏又謂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一國之風有正有變然二南之詩有正無變曹檜之詩有變無正又何以別乎謂變雅始于厲王然穆王時祭公作祈招之詩宣王時尹吉甫作崧高之詩可謂穆王正而宣王變乎詩序旣稱詩有六義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何必以風雅頌爲低昂乎至謂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周召分王侯已屬不經而孔疏謂周南文王之教是王者之風名南太王王季之教是諸侯之風文王

身爲諸侯不可稱王者而名南亦無太王王季之事其穿鑿益甚矣夫雅之有大小音之異也風之有正變地之殊也雅之有正變時之別也豈有軒輊其間哉此說前人已辨之予復廣其義若此

詩與史有不相合者魯僖公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春秋皆譏之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近于淫矣豈爲有道之主及觀魯頌四篇皆爲僖公而作駉頌僖公也有駜頌僖公君臣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以列國而升爲頌

儼然與濤廟猗那同列彼史克奚斯之徒何其工爲諛辭哉乃夫子旣取魯頌而閟宮泮宮坰牧淮夷之事俱不書于春秋則又何也若鄭伯克段于鄢左氏謂其多行不義穀梁亦謂段失子弟之道而詩之叔于田曰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大叔于田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與京叛大叔段何不侔哉曲沃之事雖不見于春秋然史記晉世家記曲沃桓叔弑昭侯晉人發兵攻之莊伯弑孝侯晉人復攻之是衆所不與也而詩之揚水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則攻者半從者半矣大抵詩人之言善頌善禱而不可爲實

錄何怪今之人稱功祝壽盈箱滿軸耶
齊魯韓毛四家說詩各有不同如芣苢后妃之美也而
云蔡人妻作行露召伯聽訟也而云申人女作邶柏舟
言仁而不遇也而云衛宣夫人作燕燕莊姜送歸妾也
而云定姜作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而云黎
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相鼠刺在位也而云妻諫夫碩
人國人閔莊姜也而云莊姜操行衰惰傅母規之二子
乘舟國人思伋壽也而云傅母作小弁太子之傅刺幽
王也而云伯奇作其說不一如此尤乖異者以王風爲
魯詩魯有頌矣安得風乎以商頌爲宋詩美襄公宋何

得名頌襄公非令主且商頌無襄公事也奚離大夫閔宗周也或云伯封作或云壽閔其兄伋作伋壽皆衛公子安得入王風乎大車刺周大夫也而云息夫人作息嬀自息歸楚何入王風且三年不言乃賦詩乎正考父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揚子之言尤不足據也

古詩三千夫子刪存三百五篇則逸詩甚多不必于全篇中逸其章句也歐陽氏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爲小雅唐棣之詩夫子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刪之然繹詩意自是懷人之作且小雅每

章皆有兄弟字而此獨無詩篇多同名者如柏舟羔裘揚之水之類豈唐棣不可有二乎小雅作常棣○後人以唐棣之華接末可與權謂華之翩反得行權之意俗儒不通眞可噴飯又以衣錦尚絅爲君子偕老之詩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刪之然衣錦褧衣已見于碩人首章丰四章矣中庸斷章獨取此句正以其語之美必其全章不稱故夫子弗錄也歐陽氏之爲詩亦固矣

逸詩之可采者有支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國語驪駒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大戴禮轡之柔矣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

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周書貍首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樂記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左傳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管子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國策無過亂門呂覽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漢書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善必報其德家語壘以爲明狐狸而蒼荀子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莊子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尚書大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定集人未定此類甚多

尚書亦多逸者夫子刪定百篇伏生止傳二十八篇河內女子得泰誓會壁既出合成五十八篇所逸四十二篇如汨作九共之類是也虞書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說文夏書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語商書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呂覽相時憸民說文維高宗報上甲微孔叢子周書聖作則愼始而敬終終則不困又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左傳重黎寔使天地不通國語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又欲起無先又

農不出則乏食云云史記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
天之大律又先其算命漢志 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墨子 上
言者常下言者權又掩雉不得更順其風淮南 厥兆天子
爵白虎通 前車覆後車戒又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
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
賢者逐說苑 太社惟松北史 緜緜不絕蔓蔓奈何蘇秦 天將有
生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箋 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蕭何 安危
在出令存亡在所用主父偃 記功忘過者宜爲君陳湯 天齊
乎人假我一日又天子見怪則修德楊賜 以左道事君者
誅王商 其爲逸書無疑至若伊訓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 兌

命之民立而正事䌷而祭祀是爲不敬（記）秦誓之師乃鼓譟前歌後舞又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司馬在前（大明疏）洪範之卜兆有五曰圛（詩疏）康誥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今文並無豈夫子所删乎抑後人脫簡乎

伏生以舜典合堯典欽哉下即接愼徽五典至姚方興上孔氏傳有曰若稽古至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分爲二典王氏謂史官本爲虞作書推及堯爾舜之功即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此說大謬大禹謨亦有曰若稽古之文臯陶益稷無不有謨而謂舜可無典乎且孔氏序解

三墳五典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今三帝之典不可考矣乃僅存一典乎書序自明壁經闕文甚多不獨二十八字也

書序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是康叔爲成王所封故傳疏皆因之至胡五峰始正其誤以三書繫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蔡傳從焉書序所据者以篇首周公數語耳其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與封康叔語有何干涉以補洛誥脫簡則脗合矣且

傳疏以爲周公之辭則不宜稱王若曰王爲成王則不宜稱文考稱寡兄康叔爲文王第九子故稱小子封若成王之年更少于康叔不得呼叔父爲小子也金仁山綱目前編遂于武王十三年三月大書封康叔于殷東以爲斷矣然考史記管蔡世家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及周公誅武庚分殷餘民爲二一封微子啓于宋一封康叔于衞則與書序相符將何從焉吾嘗攷三監之說謂管蔡霍也地里志云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而不及霍叔豈武庚自爲監與旣伐三監封康叔于衞則邶鄘必別建諸侯後世子孫幷而有之

也胡氏云頃侯所幷未知何據志又云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于洛邑則初封即有三國矣但當時封建不過五百里而邶鄘衛畿內方千里豈康叔之地過于周公耶若微子之命止云尹茲東夏則宋地在畿外史記之分殷餘民非也且殷餘民奉武庚以叛微子之不復封殷亦有防微之意焉然則衛在當時猶屬三監地而謂武王以封康叔不能無疑及讀王肅康誥註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始恍然悟康叔先封在康也何以徵之武王諸弟叔鮮封于管曰管叔叔度封于蔡曰蔡叔叔鐸封于曹曰曹叔叔武封于成曰成叔叔處封于霍曰

霍叔最後季載封于冉曰冉季以是知康叔封于康曰康叔也或以康爲謚者康叔之子名康伯以是知非謚也其後更封于衞意衞與康同在畿內故擴而益之易其名耳按史記衞地居河淇間衞曰瞻彼淇澳而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衞曰河水洋洋而邶曰河水瀰瀰鄘曰在彼中河至浚爲衞邑而邶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漕在鄘地戴公東徙露處漕邑詩曰言至于漕而邶曰土國城漕則爲國人所築之城思須與漕則爲衞女所經之邑是三國接壤地未能及千里也其旁近畿之地小國錯處又何疑于踰制乎

無逸之篇中宗享國七十三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世系既順歷年有差鄭箋謂武丁以祖甲爲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有合于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之言而孔傳謂帝甲淫亂不當與二宗齊名更爲太甲因三十三年太甲之享國亦合但太甲爲二宗之祖不應顛倒在後且太甲旣爲太宗不當稱祖若云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祖孫不應重名且祖乙祖辛祖丁又何功可祖耶一祖甲也或以爲賢或以爲淫亂安得起周公而正之

禮之由來古矣皇氏謂禮理起于太乙禮事起于遂皇

禮名起于黃帝此謬悠之言其可據者尚書舜典類于上帝吉禮也如喪考妣凶禮也羣后四朝賓禮也徂有苗軍禮也嬪于虞嘉禮也故曰修五禮其曰典朕三禮則天地人之事也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周禮是也儀禮不名周兼異代而言也鄭氏以周禮爲體儀禮爲履葢本禮器禮者體也祭器禮者履此者也而言又謂周禮爲禮儀三百儀禮爲威儀三千據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

七也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一
則孝經說中庸春秋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
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藝文
志謂儀禮爲古禮經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其
說近似而乏牽强至唐賈公彥又謂周禮爲末儀禮爲
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故周禮註者多門儀禮所註後
鄭而已但儀禮既傷于繁周禮又失之闕故今天下以
禮記单行所謂記者記二禮之遺闕也中庸子思所作
緇衣公孫尼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三年問荀卿所著
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檀弓有仲梁子亦六國時書其

他皆七十子之徒與漢儒雜說豈子雅言之所執鯉過庭之所學乎然則禮所由來者古而禮記之在六經則已末矣

周禮一書諸儒皆以爲周公作然武帝謂其瀆亂不經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或謂劉歆附益以佐新莽王安石又用之以亂天下蘇子由曰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非周公之完書也其辯之詳矣吾以一言斷之周禮者周官也以尚書周官攷之三公三孤立六卿之上而周禮不載若師氏保氏乃司徒之屬非公孤之職也若奭竊名公爲保周公爲師

氏以爲兼攝之官而正義駁之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不過三百而已今六官之屬合至十萬是官多于民也即如一市之中商賈幾何司市官屬凡一百四十二人一商之肆自肆長至史二百十人何紛然其擾也豈可云官不必備乎至冬官之闕或云書未成而公亡後人以考工記足之而俞庭椿王次點丘葵吳澄之徒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相繼而增損之此固非矣若郝京山王虛舟又謂冬官主事四時惟冬無事故其官爲司空取虛空之義然則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周官何以稱焉若引唐虞司空總百揆即古之冢

宰不應與天官同職若引漢司空列于三公又不應分師保之任也以爲司空本無職掌朝廷安用此無事之官乎論周禮者蘇子之言當矣

孔子問禮于老聃而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何也今觀儀禮一書三代以下已不可行矣行之是滋僞也即其終篇有尸禮迎尸送尸朝服廟門拜稽祝告奠爵佐食主人主婦如見鬼神假使今人效之有不閧堂大笑者乎推此可以類觀

左氏之爲丘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爲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

姑不具論但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巳八十年夫子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則丘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十八年丘明猶能著書者乎詩有大小毛書有大小夏矦禮有大小戴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丘明實之亦固矣西狩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是年九月春秋成紀事自此而止春秋與麟原無交涉也後人以文成而致麟則以麟爲祥以麟獲而絕筆又以麟爲變皆臆說也家語因之遂造孔子初生麟至顏氏繫之以紱等語以麟始以麟終大聖人生死不應與妖作怪如是

左氏張本繼末發明經義多奇偉公羊親受子夏辭義清雋斷決明審穀梁師徒相傳文淸義約是以三傳竝行莫能孤廢自漢武帝好公羊衞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父子立異安得無巫蠱之禍乎至宣帝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若左氏之立直至哀帝令劉歆與博士辨難迄建武乃置博士及賈逵鄭衆作左氏長義以抵公穀而何休又作墨守以距長義謂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復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諸子紛紛各是其師何異兒童鬪草之見乎馬融馮伉皆著三傳異同說劉兆遂爲三傳調人吾不知其折衷何等

也若胡傳專以復仇爲義割經義以從己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今科場專用之

王安石廢春秋詆爲斷爛朝報非非畔經也有私意焉春秋紀災異日食則書大雨震電則書而安石謂天變不足畏春秋譏非禮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以爲寡人不敢忘臧哀伯諫納鼎周內史以爲君違不忘而安石謂人言不足恤春秋重先王之制丹楹刻桷則貶之舍中軍用田賦則譏之而安石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凡安石之所行皆春秋之所誅也其能不忌而去之乎安石非聖無法何得配享聖人之廟吾知仲尼之徒必鳴鼓而攻

之矣荆舒是懲不亦宜乎

孝經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記之漢興顔芝之子得十八章爲今文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孔安國及馬融傳之其鄭氏所傳則今文也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各有異同明皇自注卒用十八章爲定內有閨門一章論者以爲鄙俗不可行後有女士鄭氏續爲女孝經十八章贅矣崇文書目有大農孝經酒孝經不經更甚○馬融旣注孝經又擬爲忠經十八章不足取也融黨梁冀殺李固可謂忠乎

溫公在洛爲人講孝經有父老前問曰自天子章以下

皆引詩二句庶人章獨無何也公沉思良久曰某平日見不及此容思所以奉答父老笑而去曰今日難倒司馬端明近一先生講孝經予問之曰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凡爲臣者皆可爭也何限于七與五與三豈有說耶先生亦無以應也○朱子作孝經刊誤删去引詩豈爲溫公解嘲耶

爾雅非周公之書不過釋字絕無深義雖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然郭璞注之多云未詳又何取于博物志乎其尤疵者釋訓一篇皆詩經注耳張仲孝友固出後人而如切如磋者五句直寫大學更與全篇不類

大學之書莫善于禮記莫不善于石經石經之文于致知在格物下次物有本末節次緡蠻節知止節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節而後接物格節其文理舛錯不通而忽于正心章後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數語又刪去此謂知本二句此劉歆所改傳至賈逵虞松者其謬不待言矣禮記之文于此謂知之至也下即接誠意章至平天下五章似爲直捷了當其不言格物致知者則黎立武發微所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天下國家身心意物之本末也誠正修齊治平事之

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知所先後其究在乎知止而已是則致知格物卽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也及二程皆有改本朱子又改之獨行于世所可議者旣分一經十傳又分三綱領八條目原本于誠意五章皆冠以所謂則已分矣不必斷章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不必釋也葢誠正修卽明德齊治平卽新民定靜安慮得卽止至善也然三章引證詩書固自確切有理至釋本末又在綱目之外若本末當釋則始終亦當釋耶致知格物二程原未補註而朱子云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似添蛇足且其辭粗

淺不類古文必欲補釋當從蔡虛齋本以物有本末一節知止一節聽訟一節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頗爲近之其他改本有王栢黃震吳澄方孝孺等十二家言人人殊皆劉歆作偽也王守仁古本大學注魏校大學古文吳應賓古本大學釋論蔣信古大學吳時憲古本大學雙標悉係原本非石經也石經輯注止有錢一本管志道二家耳因蕭山毛子刻大學證文故予得而推論之或云石經大學豐坊僞作

大學或云夫子作或云曾子作或云子思作子曰惟於止聽訟二節曾子曰惟十目所視一節子思更無明文

貫達體說耳惟中庸斷爲子思作然二書皆聖人之言也後儒何能擬之

夫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而已譏臧文仲曰知柳下惠之賢而已其論逸民以夷齊惠並列不降不辱中倫中慮數言盡之至孟子乃以伯夷爲聖之淸柳下惠爲聖之和且尊爲聖人百世之師然則何以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而况聖人乎孟子之論其出入若此又孟子稱伯夷而不及叔齊史遷亦止爲伯夷立傳皆所不解

孟子之言亦有未達處如夫子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孟子遂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天下未有義之所在可以不信不果者不信不果即非義矣不如夫子云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語却渾融無礙　一友人見之云昔李泰伯不喜孟子有人作非孟子詩投之大喜與之飲酒觀此二條惜乎子不遇泰伯可博一醉也相與捧腹

升菴稱李泰伯集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

平集序以子思孟軻竝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屛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泰伯葢深于孟子者也小說載泰伯入塲不解試題曰吾生平無書不讀必孟子也投筆而出斯言豈足信哉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乎焞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宋儒說書之妙如此明太祖讀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言大不然之議欲去其配享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

之尚書錢唐獨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當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享得不廢惜當時無以和靖之說入告者

趙岐謂孟子自作之書亦非觀梁惠王齊宣王諸君皆稱謚豈孟子在時諸君皆前死乎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當矣

家語記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七十三而卒曾子方二十七歲計其一貫之傳必在二十左右穎悟極矣何云參也魯乎或其人質朴不及回之聞一知十耳然一貫之旨夫子亦以語賜賜之然非與何若參之唯則

賜不敢望回并不敢望參矣論語記曾子有疾其去孔子殁遠矣門人存者或寡故述論語者必曾子之門人非孔子之門人也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亦何用此紛紛者乎

史記載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而李斯上二世書云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蘇子以爲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其言可信然不須此田常即陳恒也孔子方沐浴請討使宰我從亂亦當鳴鼓而攻豈反後于聚斂之求乎况其時田常無恙豈予獨掌成濟

之戮此傳之者妄也⺕觀莊子滿苟得曰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夫子沐浴請討且誣其受幣何有于宰⺕按左傳闞止字子我有寵于簡公攻陳氏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史記齊世家亦同宰⺕字子我故有曾參殺人之誤也李斯更字爲名亦誤矣

孔門有兩孝子子貢曾子是也禮記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後世廬墓者無以過也豈止心喪已乎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今有人焉其親死求其貌似親者而養之其心雖孝不失之愚乎其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亦惡其似夫子也二子之孝一也曾子所守爲正

孔廟祀典有可議者嘉靖時更木主是矣今猶有像而冕紱者稱至聖先賢是矣今猶有爵而王公者宜亟正也四科不及曾參祇就從陳蔡者言豈得據爲十哲今既進顏淵而補子張亦宜退宰我而增有若豈孚之書寢短喪反賢于有若似聖乎顏路曾點既配享啓聖則

孔忠親爲兄子亦宜與鯉同列以孫從祖禮也予又謂孔安國雖祀東廡亦宜入啓聖祠孔穎達有功經傳何以不祀并顏師古附焉可乎先儒傳經之多無如鄭玄且其人通德君子豈揚雄馬融比乎改祀于鄉非也宋之名臣韓范富歐陽今修獨以濮議得祀非公也改祀于鄉爲宜

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唐開元加謚文宣王夫文雖經天緯地之稱而當時孔圉公孫枝後則昌黎紫陽皆有之矣至于宣不過聖善周聞而已周之宣王漢之宣帝唐之宣宗皆中主也甚至高洋李元忠蕭子良長

孫賢輩無不得謚惡足以尊聖人乎故宜去文宣王之號稱爲至聖先師則得矣

長洲尤侗纂

杜詩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邵詩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子美非知道者何與堯夫之言若有合也予爲集一聯云水流雲在月到風來對此景象可以目擊道存矣

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二語亦可作對無欲故靜人知之有主則虛人不知也虛而無主便落禪家空寂非聖人四絶之義

有靜有動者天地之道常靜不動者聖賢之學

周子曰聖人主靜立人極

知者動仁者靜此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也惟聖人動靜合一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人謂老氏滯于有釋氏溺于無然老不云常有常無釋不云有句無句乎但老自無而生有遂去其無釋自有而歸無遂離其有耳儒者則不然無之以爲體有之以爲用有無之間以爲幾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是無太極是有而在有無之間

釋氏明心見性老氏修心鍊性儒者存心養性釋似專

著知一邊老似專著行一邊存養便是知行合一者養者知之至存者行之盡也所謂盡其心知其性也

命有二義有運命夫子所謂知命也有性命孟子所謂立命也人能盡性以至命方可居易以俟命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由本以及末也釋氏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由末以反本也然云道生一則道與一爲二矣一歸何處則幷無一矣故子曰一以貫之而已大慧云子韶格物妙喜物格要知一貫兩个五百此言雖辨都無是處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性本無善無不善未發之中寂

然不動純乎天者也天有不善者乎故曰性善然不可加以善之名善則發矣感而遂通矣惟心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至于情未有不善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人之爲不善者管子所謂非人情難近蘇子所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惡也故聖賢之學在正心心正則性全而情至矣

李延平云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理性胡仁仲云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正情合此二語如出一口也

孟子言性善甚正荀子言性惡甚偏以吾觀之則有性

善有性不善其言正得乎爾葢性在未發之時善惡未形惟性感而爲心善惡始辨然貪殘狠戾之人其種子已從胚胎中帶來虎狼梟獍生而食人豈習而後成者乎叔向母聞啼聲而知伯石必喪羊舌氏袁皇后覩形貌而知元凶劭必破國亡家其性惡已見于墮地時矣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荀子葢有激乎言之也

人之性有三截人生而靜性無善無不善也感于物而動有性善有性不善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夫善不善而可以爲則習也非性矣

公都子曰然則彼皆非與予曰皆是也

朱子云天卽理也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後人笑之曰烹牛去祭理盛服來拜能西蜀劉翁語此雖戲言大可絕倒夫在天成象日月星辰是也在地成形山川動植是也人知有象而不知無象之象人知有形而不知無形之形葢理無象附于象而見氣無形假于形而章也上帝鬼神其著于詩書者久矣從二子之言則舜之類于上帝可云類于理禹之致孝乎鬼神可云致孝于良能乎

邵子皇極經世書道理非不明白但分配板摺未免支離如以易詩書春秋爲聖人四府法天春夏秋冬未爲

確當其尤疵處以文王爲修性武王爲修情周公爲修形名公爲修體秦繆爲修聖晉文爲修賢齊桓爲修才楚莊爲修術此何處分別下註脚耶既云秦繆修聖晉文修賢又云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是均秦晉于帝皇矣以五帝爲賢固非若秦繆可謂聖乎解之者曰秦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然則三良殉葬亦聖之事乎夫繆公之爲繆也久矣

吴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二語已了大義後來逐段註解橫說竪說所以自相矛盾

老子五千言以治身則有餘以治天下則不足其言曰

致虛極守靜篤又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又曰自知者明自勝者强又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治身之道盡于此矣其立言之病在分道德與仁義爲二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仁義豈在道德之外乎又曰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夫孝慈豈在仁義之外乎至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是何言與其治天下也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所謂其政悶悶其民醇醇也而又云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
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則出于縱横捭闔之術豈
非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者乎是兩言自背馳也又曰不
尚賢使民不爭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
爲善斯不善已天下安有善惡亡賢不肖混而可爲治
者乎後世爲黄老之學者文景曹參之後難乎爲繼矣
莊子寓言十九多託古人爲辭然如鴻蒙苑風齧缺弇
堈之類大抵子虚烏有獨引仲尼問答甚多如人間世
之心齋也大戒也大宗師之坐忘也寥天一也天地之
假修混沌也天道之繙十二經也天運之蘧廬仁義也

達生之操舟也蹈水也山木之天損人益也田子方之忘故吾也知北游之無將迎也皆其說之近似者猶未免于僞也若夫見老聃口張而不能嗋見老萊子蹙然改容見太公任去其弟子見子桑雽徐行翔佯而歸見温伯雪子而不言目擊道存聞市南宜僚以爲是聖人僕也而自謂天之戮民其屈抑夫子爲已甚矣甚至王駘兀者將以爲師引天下而從之哀駘它惡人稱其才全而德不形見漁父以爲聖人再拜而進不聞拏音而後返殆有甚焉則往說盜跖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是何

其于仁聖人乎予嘗謂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相遇於坐辨論必有可觀由今思之孟子所在必惡其詖辭邪說闢之不在楊墨下矣○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按展禽僖公時人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相去已八十餘歲至伍子胥之死在哀公十一年子路之死在十五年相去幾百五六十歲引之不太遠乎故傳遞之王介甫蘇子瞻皆以為偽作且盜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文義粗淺不類蒙園之筆直為後世小說作俑耳嗚呼莊子造孔子之言以毀孔子後人復造莊子之言以為莊子罪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也

春秋史書之名呂氏春秋非其體矣書雖不韋自名乃招致賓客游士李斯之徒爲之也書成懸咸陽市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今閱其書不過子家詮說豈必一字不易乎當時畏相國之威不敢耳書成始皇八年史遷謂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亦誤○書以春秋名者有晏子春秋虞氏春秋趙曄吳越春秋劉允濟會後春秋李槩戰國春秋陸賈楚漢春秋孔衍胡旦漢春秋習鑿齒漢晉陽秋孫盛魏晉春秋員半千三國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王琰宋春秋吳均齊春秋吳兢韋述唐春秋尹洙王軫五代春秋何春秋之多也

惟晏子虞氏與呂氏相類而呂氏獨傳雖不以人廢然始皇焚書而文信侯之書猶存豈泰網之疏耶

班馬優劣論者互有異同大約右馬而左班張輔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予謂不必多論只古今人表一篇固之刺謬多矣既是漢書不應述古既是述古何云古今既列九等何止四科聖人尚已自

五帝三王周孔此外無聞焉而獨列一宋弗父何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不過子臧季札等耳而稱爲聖蓋因孟釐子有孔丘聖人之後一語不知聖人乃指成湯非弗父何與正考父也仁人智人分疏未確大廷柏皇以下言行無考何以稱仁獨取倉頡爲智且以太師疵少師強王子晉朱張少連孫卿爲仁人孔父仇牧仮壽名忽粥拳奄息中行鍼虎狼瞫卞莊子達巷黨人滕文公公孫丑爲智人其不合甚矣吾聞殺身以成仁未聞殺身以成智也旣以夫子之言管仲爲仁又何以臧文仲爲智乎愚人之下尚有惡人今以亂臣賊子竝入

惡人之中可乎且亡國之主皆列惡人而二世無道反居第八魯頃公衛君角在第七韓王安趙王遷越王無彊在第八則何以服齊康晉靖諸君乎華督趙穿邴歜閻職連稱管至父圉人犖田恒渾儞皆弒君者嚴蹻盜也皆列第八跖何獨免趙盾弒君而列第四又不及許止何也老子猶龍孔子所師乃居第五與公伯寮同列史魚之直亦與祝佗之佞王孫賈之媚同列魏公子之賢反在平原之下與黄歇呂不韋同列擬人不倫若此至其挂漏尚多如后稷伯夷秩宗朱虎熊羆秦朱榮公名康公柳下惠項橐甘羅蔡澤之類更僕難數也趙文子

郈趙武趙孟文在第四武在第五孟在第七范武子郈士會武在第二會在第四楚公子申郈闞宜申子西一在第四一在第五一在第八案楚有兩公子申俱字子西一在僖公時一在定公時未知孰是春秋夫人姜氏有三今文姜第九哀姜第八而第五又書夫人姜氏豈出姜乎婦人本不宜列今列褒妻介母而不及共姜伯姬列妲己褒姒而不及妹喜西施豈有幸不幸乎同寺人也貂居下上柳居下下同優人也孟居中上施居下中能無爭乎魯太師郈太師摯重出亡名師摯等皆魯人而列商朝老子爲孔子師而列仲尼弟子之後時代

舛錯其小疵矣闕黨童子互鄉童子平陵老麥丘人之類既無姓名本不足錄至于餓者不過小人漁父悲公乃莊屈之設辭而皆大書特書益可笑矣張晏所駁甚少其稱老子在第四田単魯連藺相如在第五寺人孟子陳大姬在第三嫪毒在第七以爲是非失當今按老子第五田単第四魯連藺相如第二孟子第四大姬第三號武王妃無陳氏嫪毒并無不知張本何據

子長史記全是憤激雜以游戲以項羽本紀列高祖之前固爲無禮又不爲惠帝立紀至孝武本紀但述其神仙禱祠之事而政令無聞焉不過爲文成五利作一外

傳耳傳之後世以爲何如主殆以此報腐刑之毒也首云孝武皇帝者與孝景皇帝者同是輕薄語但太史公自序云今上本紀尚未有謚故劉知幾謂褚先生補作以此傳疑

史通云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然吾觀武帝紀編年未終疑是未完殘稾衛宏云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毀其副在京師者故景紀至後復出武紀指切尤甚民間亦不敢藏不知何時復出闕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孫作則如三

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龜策諸傳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後附以褚先生曰葢補子長所未備未嘗以僞奪眞也少孫若作武紀何不歷敘元封以還訖于後元續史公論贊後如諸傳例乎知幾之言未可爲信

史通云史記司馬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遂錄爲列傳或云漢書東方朔傳亦朔自撰今觀朔傳不載卒年固爲未終之筆若相如傳已載所忠求封禪書一段豈子長續之耶乃其論贊云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則并不出于太史公也

元成帝紀皆班彪作元帝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

中應劭注臣則彪也外祖金敞也成帝贊曰臣之姑充
後宮爲婕妤晉灼注彪之姑也固述父書不爲改正疑
誤甚矣彪所著傳有六十五篇并未見其目豈不掩親
之善乎固著八表及天文志未就而卒和帝命班昭踵
成之固之書上藉其父下賴其妹非一人之筆其不及
腐史遠矣
范曄作後漢書自稱精思深旨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
作可謂大言不慚按後漢書作者有劉珍司馬彪華嶠
袁宏謝沈謝承薛瑩張瑩袁山松諸家曄不過採集其
成耳自夸不已過乎負才如此卒以謀反伏誅又何悖

也

史法壞于陳壽旣曰三國志乃爲曹家父子作紀而先主大帝皆列傳是明帝魏而臣吳蜀也何云三國乎壽本蜀人近于仇國矣左思作賦尚名三都愚謂壽宜分作三史如李延壽南北史例可也溫公因爲失正文公亦屬矯枉皆未免于駮議○壽不爲二丁作傳而貶武侯無將略尚爲小疵其令婢丸藥奉母命不歸葬情猶可原子故責其大者

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迨馬遷至歐陽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筆雖美惡不等各有體

裁自宋史以脫脫都總裁其下纂修有三十人雖歐陽玄主之而衆說參差遂有紀一事而先後殊傳一人而彼此異者此人多手雜之故也遼金倣是元史因之宋濂王禕總裁而纂修者有十六人雖成之不日未免挂漏以致重修今之作者視昔更難矣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豈不古今一轍乎〇史之分任者新唐書歐陽修作紀志表宋祁作列傳後復命修看詳修以宋前輩亦不改也資治通鑑前後漢則劉攽三國訖隋則劉恕唐訖五代則范祖禹惟得其人所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今人不及古人若修一代之史而

長短不齊前後互異非體矣後有作者當以歐陽司馬爲法

史家比事屬辭以簡爲則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何其謹嚴也世代遞降文字愈繁宋史爲卷六百文百萬言泛濫極矣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覽之不能尋其首尾其他可知亦緣宋文冗長奏疏至萬餘言使閱者倦而恐臥亦文運之衰也虞山初學集載高陽孫承宗行狀二卷不下數萬言古來碑版有是體乎

歷代史止有儒林文苑而宋史獨立道學傳道學之名立而僞學之禁起矣朱陸雖有異同其爲道學一也今

以朱子入道學而以陸氏兄弟入儒林可乎且呂祖謙蔡元定胡安國眞德秀魏了翁皆道學嫡派竝入儒林豈爲當乎初修明史擬立道學傳而明朝道學竟分門戸薛瑄以下宗朱者也王守仁以下宗陸者也又有陳獻章江門別派若立道學傳則彼此訾謷靡已時矣予謂文清宰相文成通侯竝列大傳餘子俱入儒林可也三代以下無聖人近于聖者其惟諸葛武侯郭汾陽乎汾陽忠義功業人無間言獨武侯後世不無遺議近給興張杉著論以瑜亮竝稱爲非必欲尊瑜而貶亮毛大可復助其說予竊怪焉不可無辨據云瑜開拓東吳而

亮所畫三分無尺寸之地但奪得劉璋巴蜀耳不知東吳乃孫伯符所創瑜竝無攻城掠野之功惟赤壁一戰差強人意當其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非瑜一人之力其決意不降者則權主之魯肅成之而亮激之也惡足為瑜誇乎若亮出茅廬已定三分之計蓋中原屬魏江東屬吳舍荊益二州別無可取之地備至荊州而不能取拱手送與曹操身幾走死若再失益州則操滅張魯之後勢如破竹蜀必歸魏璋能保而有之乎說者又謂璋同姓不宜襲取不知劉表劉璋非封建之國乃竊據有之則備所取者乃漢家之地非璋地也彼劉虞幽州

公孫瓚尚可幷吞何有于備況入蜀者龎統也而乃以爲亮罪乎至謂六出祁山不能成功此乃天也必以成敗論人則岳武穆不如劉豫張弘範賢于文信國矣又謂將略非孔明所長此陳壽挾怨之言計三國時將略無出亮右者如八陣木牛流馬之法皆孫吳所未及五月渡瀘七縱七擒南人駭爲天威營平伏波何足道哉以司馬懿之狡詐畏蜀如虎甘受巾幗之遺至歎爲天下奇才而瑜臨沒歎恨于旣生瑜何生亮者豈讓美之言乎杉乃尊瑜而貶亮人之知瑜不如瑜之自知矣出師表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

所逆覩亮在草廬已定三分豈不知中原不可混一顧
不量力而爲之者誠欲竭其忠貞以報先帝之遇也而
說者訾爲不智不亦謬乎昭烈顧命云嗣子可輔則輔
之不可君當自取斯言也入操懿之耳未有不莫逆于
心者而亮純臣斷不出此假使備亡之後亮安坐成都
息境寧民經理相業豈不能享二十四考之榮又豈武
侯之心乎故爲汾陽易爲武侯難使武侯爲汾陽易使
汾陽爲武侯難然則三代以下武侯一人而已武侯之
失惟用馬謖有街亭之敗與汾陽九節度師同一錯耳
至猇亭之役昭烈忿兵果愎自用不可强諫卽亮在軍

不能救連營之失而追恨于法孝直者此武侯之託辭也亮沒之後廖平李嚴皆哭泣而死西南萬里廟祀至今豈偶然哉後儒不識好爲異論責備賢者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可又謂蜀漢不宜列正統比于蕭詧劉崇予謂蕭詧巳臣拓跋至江陵亡而南齊興矣劉崇一隅豈可作天子惟李亞兒可繼唐後而乃列朱三于五代則吾所不解也

杉又以李杜竝稱爲非李詩雖不及杜然天才豪放如千里之馬不受羈勒俯視開元諸子未見其匹郎子美亦云白也詩無敵數百年來人無異辭而杉獨舉薛能

詩云我生苦在開元日爭許人稱李翰林夫能何人乃晚唐之最下者杉不白之陋而頋學薛能亦不足責矣韓退之唐人之傑出者也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如杉之言不幾蚍蜉撼大樹乎

王逸少出處甚高要爲王懷祖所激成耳本傳王述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洒埽待之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此報施之常曲先在羲之矣及羲之恥爲述下遣使詣朝

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內懷愧恨後述檢察會稽主者疲于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不出其悻悻之氣小之乎爲丈夫也其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耶以身之降辱歸罪于子已屬可嗤要其功名之念甚重而生平恩怨未能遣之于懷晚年高尚或勉強而行之亦賢者之累也

懷祖拜官則曰堪復何讓受餽則曰足當自止其言不可爲訓然坦率如此故是名士風流述祖湛有癡叔之名至述人復以爲癡可謂世有癡德然如此癡亦復佳

何必云臣叔不癡王掾不癡也坦之欲以女娶桓溫述怒曰汝竟癡耶然則父之癡勝于子之癡也

劉聰聞當爲遮須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于生者然馬融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壯夫不爲蓋貪生之心正以其戀富貴也張融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夫酒且不肯捨況于生乎人心之不同如此

天下事有相反而可笑者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

如泥孔覬明曉政事判決無壅時人爲之語曰孔公一
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
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此一
反也王戎詣阮籍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
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
不得一杯而言笑談戲三人無異或問之阮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惟公榮可不
與飲又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
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合二事觀之公

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掌一杯于人乎此又一反
也並載洪邁對兩編撮之以成一噱
薛用弱集異記載旗亭畫壁事云開元中詩人王昌齡
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云云然考
適本傳少舉有道科調封丘尉歷仕顯官年五十始爲
詩即工則適于官固早達而于詩乃晚進耳豈得云風
塵未偶而詩名已傳播人口乎唐人小說借此爲詩人
粧面非實錄也
杜牧之嘗言近日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
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此直以門戶相軋耳揚

州夢真浪子行徑杜書記平善又誰治耶文人不自反知此○元或有會真記之累若樂天學道人也而以淫媟目之寃矣

歐公修五代史十國世家頗訾吳越錢世昭私誌遂從而毀之謂其有才無行并說其盜甥一事引江南柳一詞爲證又云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此何足怪相者謂歐公耳白于面名滿天下脣不貼齒動得謗毀東坡亦略相似是可歎也○私誌謂先文僖爲西京留守歐公任推官狎一妓文僖屢諷之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爲怨故于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

美談陳希亮知鳳翔府坡公爲判陳以其年少得大名絕不假以辭色及坡公作凌虛臺記語多感慨楊升菴云全是譏太守文字二事亦極相類○文信責妓後至妓曰中暑往凉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償汝歐卽席賦臨江仙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橫是也一座稱善遂令妓滿酌賞歐官庫償釵東坡倅杭日有妓秀蘭府僚怒其來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辨終不解適榴花盛開秀蘭採一枝以獻府僚愈責其不恭坡卽席賦賀新凉詞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是也令秀蘭歌以侑觴府僚大悅劇飲

而罷二事又極相類二詞俱載集中當時官長伎人相與流連詩酒絕無顧忌亦佳話也

梅聖俞碧雲騢凡在朝紳無不受其譏刺其名碧雲騢蓋御馬而旋毛者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其言是矣但以施之呂夷簡張士遜輩則可若文潞公三朝元老而譏其以燈籠錦媚張貴妃范文正一代正人而譏其收羣小鼓扇聲勢雖使夏竦高若訥操筆亦不至此予謂必非聖俞所作聖俞與歐公相知歐公墓誌稱其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于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于詩然用以爲驩而不

怨懟可謂君子者也今觀碧雲騢爲劉瀞之言曾君子而有是乎假使有之則歐公必加規切而不傳于世殆熈豐小人爲之嫁名于聖俞也若果聖俞爲之則眞猢猻入布袋耳或云魏泰作

元載微時衣食不給落魄遊秦其妻王氏送以詩曰路埽飢寒跡天哀志氣人可謂窮矣及爲相十八年勢燄薰天遂致焚身之禍籍沒家財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向日飢寒之跡固已忘之即王十三娘亦豈憶牛衣涕泣時乎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滿則必覆理之常也况加之以驕盈乎嚴分宜專政二十年寄食養濟院以終雖

欲還我窮秀才不可得矣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後之君子知此者或寡矣

先輩馬素修嘗云居官當尋退步勿爭進步處世當存生機勿萌殺機予謂進步即殺機也我進則妨人人進則害我殺機萌矣試觀兩舟爭濟則長年必傷兩車競馳則御馬必敗若使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豈至劍戟相撞乎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忌其進也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隨武子曰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退之時義大矣哉彭城

王義康得罪歎曰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湛存吾所以得罪也進退之際可不審與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古人風節如此後之拂鬚參政由竇尚書可以愧死矣辛毘云孫劉不過使我不爲三公耳崔烈銅臭亦安用此三公爲哉

吾聞之也人可爲眞士夫不可爲假道學假道學者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也然而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假道學不已則變而爲眞鄉愿矣眞鄉愿者生斯世也爲斯世也閹然媚於世

然而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眞鄉愿不已則化而爲活鄙夫矣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鄉愿所以亂德者以其薄狂狷而貌中行也胡廣之中庸不如汲黯之戇直山公之度量不如嵇阮之清狂若道學之徒高談性命動引詩書借仁義道德之名以濟姦貪詐僞之實雖莊列諸子猶然笑之聖人復起有不深惡痛絕者乎

山藪藏垢川澤納污此包荒之道然涇以渭濁故當有辨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好而不能惡乃婦人之仁豈爲仁者之勇皐陶之刑罰仲尼之春秋皆惡人

之事也必欲和光同塵口無臧否則投畀豺虎投畀有北詩人豈過激之詞乎天下之惡一也但疾之不宜已甚耳李膺破柱殺張朔以名黨人之禍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曰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孫復以爲介禍始此易之夬曰決而和遯曰不惡而嚴君子之待小人固有道矣報施常道也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則曲直有在矣李贊皇薦白敏中爲相而排陷贊皇者卽敏中也所謂天下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也康對山屈身劉瑾以救李崆峒及武功之謫崆峒反下石焉故城中山狼所爲作也翻雲覆雨輕薄紛紛眼中之人負負無可言

者昔有人回生言冥中治負心獄方急艾子所歎如此安得獄空耶○曹操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亂世之姦雄何不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乎客謂魏公子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信斯言也可以相忘江湖矣

文武二途不可偏廢史弘肇曰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出此將相水火之言然弘肇尤惡文士謂此輩輕人難耐每呼吾輩為卒時當搶攘武夫戮力疆場立汗馬之勳一旦承平白面書生坐而制之如役廝養稍有間隙刀筆隨之所以有廷尉望山頭

之痛也劉淵嘗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予謂文章馬槊二事當兼曹家父子春夏讀書秋冬射獵故成當塗之業傅永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王陽明在江西較射三發三中北軍讙呼許泰等皆失色此文能兼武也郤縠之爲帥也曰說禮樂敦詩書祭遵置五經博士軍中雅歌投壺曹景宗挽弓霹靂生啖黃獐猶能秉醉賦競病詩此武能兼文也若國家設科令文士必習騎射武人常讀經書則奇才並出而兩家亦無廉藺之爭矣○秦官有僕射之名僕主也古者重武故官曹之長主領其屬習于射事也至唐則位次宰相矣將軍之名雖起戰

國其後文人無不爲之如王羲之爲右軍將軍顧愷之爲虎頭將軍二人者豈能以書畫擊賊乎司馬相如蔡邕皆爲中郎將亦將軍亞也顧名思義其不忘武備可知唐宋而下則無是官矣

井田之制廢莫如行屯田可以養兵而漕運之困免矣學校之法亡莫如行薦舉可以取士而科舉之弊除矣此二事者胡文敬論之甚詳其言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于農萬世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嘗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

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夏秋則就在屯所小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又曰今以文詞科舉取士日誘月化人皆趨于利祿風俗安得不薄人才安得不衰既不以德行取士不若罷去學官生員罷去科舉只行薦舉法令在朝大臣及各道郡縣採訪賢才而薦舉之朝廷君相裁量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欲奮勵以自進于才德豈不勝于今之學校設官員生徒

終日只去採截題目綴爲浮詞以希富貴而于身心全
不知檢德行全不知勵乎以愚斷之屯田之法可以開
荒且與漕運無礙可行也薦舉之法大有礙于科目一
不當而衆論譁之此可行而必不能行也弘治中吾鄉
王文恪上封事請于科舉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
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
出類者授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
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而脫去
胦聞之陋矣時不能用蓋有明三百年僅一見于吳與
弼再見于陳獻章然止授官未嘗在位也迨吾

朝己未始有博學鴻儒之舉其度越前代遠矣

漢重孝廉曹操曾舉孝廉唐重進士黃巢曾舉進士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閩立兩解試攝官之格張元昊殿試不第徑往西夏自是殿無黜落之士必以科目取士豈能網羅異人○本朝用人不拘資格偶于座次有以科甲自矜者內閣甯古里笑曰吾郎遼東老童生也聞者鬨堂

唐昭宗時韋莊奏請追贈近代人不及第者孟郊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劉得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圭顧邵孫沈珮顧蒙羅鄴方干諸人俱

有奇才無顯遇者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等官詔可之嗚呼此千載盛典也唐人詩云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諸君之冤可以銷矣崇禎庚辰上有厭薄進士意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一百六十三人吳康侯等一百人盡留特用于是惇等上疏請援進士例謁文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閣臣張四知以爲不可上命如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立石國學中予謂進士之名非生而有之乃朝廷所賜故有賜進士及第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之例今既奉旨特用則亦賜進士矣豈天子

所用反不如主司所取乎甚矣四知之陋也然以愚論之韋莊與四知略同以其皆有進士之見者存也士君子顧自立何如耳杜陵大布衣豈讓乞相新郎君哉昔人謂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抑不知伊呂蕭曹何第可登乎宣德時三楊當國東楊南楊每題名皆書進士西楊不平題畫見意云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也有調羹手段無二公笑而謝之寻所識有金某與王某爲按察同僚金甲科王乙榜也一日酒次金大言曰大丈夫不可不中進士王怒曰如汝進士一錢不直舉案擲之傷其一目噫嘻彼二子者何異

蠻觸之關與

王泉子云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唐登科記寶曆三年楊嗣復下三十五人裴休等時蕡第十九賦齊會于夾谷賦昆明池泛舟詩及第策直言中官觸怒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曰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予案敬宗寶曆無三年蕡對策在文宗太和二年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畏宦官不敢取所取二十二人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遂上疏論之不報其後羅袞復爲訟冤請加褒贈然韋莊疏中竟不及蕡豈中人之勢尚逷之身後耶今

二十二人不知誰何而黃之名千古長存榮于及第多矣錢牧齋述何元朗語文衡山待詔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于朝曰我衙門不是畫苑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之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耶快哉斯論百世可以興起也元朗與衡山同類其言宜爾牧齋以鼎甲爲詞林大老而持論若此可見天下不可無識字人也